



1

舊唐書卷一百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六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暉 王琚 王毛仲 陳玄

禮附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孝斌
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卽林
甫之父也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
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
姪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

日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宮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疎薄林甫多與中貴人善乃因中官白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畧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

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二十三年以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爲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並加銀青光祿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廝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戶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瑤

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
立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箇成人兒不
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
柰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立宗不悅林甫
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
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立宗加實封九
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
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
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立宗欲行實封
之命兼爲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

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
忤聖情合當萬死立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
門闕九齡對曰臣荒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
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職文字若
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
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立宗滋不悅九齡與中書侍郎嚴
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
元琰坐贓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立宗察之謂
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贓罪嚴挺之囑託所由輩有顏面
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立宗曰卿

不知雖離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
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爲洛州刺史元
琰流于嶺外卽日林甫代九齡爲中書集賢殿大學士
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
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
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荊州長史
玄宗終用林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
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鏞長流灤州死於故驛人謂之
三庶聞者寃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戶
天下幾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

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崇而薨儲宮虛位玄宗未
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
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宮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
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林甫旣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
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
事加光祿大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賜實封三百戶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
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
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疎以至
罷免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旣罷

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
己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
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
機恒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
故杜絕逆耳之言恣其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
甫之贊成也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
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
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相用事之盛開元
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
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

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
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
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
大怒以爲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
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並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
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
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託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
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
親出入中禁奏請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
子良娣杜氏父有鄰與子壻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隣

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鉷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
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隣自盡出良娣爲庶人李邕裴敦
復枝黨數人並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林
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
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別駕魏
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
時爲山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宮中情意相得欲擁
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內何路與外人交通
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
章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

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死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
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
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
將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畧亦不專委大
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峻張
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
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
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卽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
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
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祿山竟爲亂階由專

得大將之任故也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鬪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劔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行句末言又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

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悅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忠自蜀還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垂涕託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班劔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扃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知之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爲將作監嶠爲司儲郎中嶼爲太常少卿子壻

張博濟爲鴻臚少卿鄭平爲戶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闕齊宣爲諫議大夫元撫爲京兆府戶曹初林甫嘗夢一白皙多鬚長丈夫逼已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胄曹叅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國忠素憾林甫旣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悅者爲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爲庶人岫嶠諸子並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

冠上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寃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卽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爲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爲人因事笞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叅軍太真妃卽國忠從祖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賓佐旣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貴朝士指目嗤之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倚掖陰

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已分權會邢絳事泄乃陷鉷兄弟誅之因代鉷爲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邢絳獄令引林甫交私鉷錕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疎薄林甫南蠻質子閣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沒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劔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兼山南西道採訪使十一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雨泣懇陳必爲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宮

使判度支劔南節度山南西道採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國忠本性疎躁強力有口辯旣以便佞得宰相剖決幾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讐憚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已時還第機務填委皆決於私家主書吳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

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國忠旣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決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寮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

事或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噓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締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並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歎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國忠山第在宮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

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闌侍歌兒相望于道進封衛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俄拜司空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祿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已祿山遙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

代等使侍御史鄭昴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搖動內以取信於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反圖已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悞惑也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

領劔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今內侍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芻藁之積煙火燭天旣渡渭卽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賤坐宮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食有老父獻麥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眊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

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
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墜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

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寮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國忠子暄咄曉晞暄爲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咄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暄死於馬嵬咄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晞走至陳倉爲追兵所殺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

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斲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張暉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暉景龍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爲路州別駕暉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遊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暉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內難升爲皇太子召暉拜宮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令問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先天元年太子卽位帝居武德

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暉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暉於嶺南峯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暉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戶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暉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暉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爲左金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太僕卿二十年以暉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暉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

乘傳來往勅郡縣供擬曄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
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
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後履冰
爲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時人美之曄壽考
善保終始

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
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立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年二十
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
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
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

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
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
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
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尅清內難加三品食實封常
入太子宫琚見之說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玄
宗玄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宮過謝
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
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
君親何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
淺短親行弒逆人心盡搖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

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宮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況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說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玄宗

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跡與寡人遊處琚曰飛丹鍊藥談諧嘲詠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內共俸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踰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內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邳丞仲友楚州刺史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暉並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

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垣間
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
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神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祿大夫
戶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戶皎銀青光祿大夫
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銀青光祿大夫
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戶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
大將軍檢校閑廐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守
一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晉國公
實封五百戶琚皎令問並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
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戶通前七百戶累日玄

宗讌於內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
絹一千匹列於庭讌慰終夕載之而歸琚轉見恩顧每
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官亦
使尚宮就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
在帷幄之側常叅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無有比者
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說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
宗譎詭縱橫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
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疎之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
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
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

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
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雋州刺史又
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
守性豪侈著勲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
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
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
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譔或樗蒲藏鉤以爲樂每移一
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絕攜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
矣時李邕王弼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
來往有譴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

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
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
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
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天寶元年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没官
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
左右及出兼潞州別駕又見李宜德趨捷善騎射爲人
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玄宗還長安以二人
挾弓矢爲翼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
者百人每出遊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

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玄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謹玄宗益憐其敏惠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弒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令押干騎營榜捶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相與見玄宗訴寃會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決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玄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

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玄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所殺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勲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勅崇簡嗣宗及福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道者盡曝屍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超授將軍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四門軍以福順等爲

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十人毛仲專知東宮駝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戶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廐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駝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廐側內宅住每入侍讌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

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內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遊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並如故九年持節充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晙與天兵軍節度張說東與幽州節度裴奩先等計會毛仲部統嚴整羣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玄宗益喜於岳下以宰相

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勅張說爲監牧頌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爲兵部尚書玄宗不悅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妬其全盛逾已專發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坐辱如已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

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震國公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驕盈之至徃屬艱難遽茲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効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瀋州別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員外別駕左監門

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員外別駕右武衛將軍成
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外別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
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別駕右威衛將
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別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
州司戶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戶率更令守慶貶鶴
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叅軍連累者數十人
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
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玄宗在華清
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宜勅報臣
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
月半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
夜遊願歸城闕玄宗又不能違及安祿山反玄禮欲於
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玄宗入巴蜀
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戶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
聰明生旣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
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
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羣臣由之杜口致祿山叛逆
鑿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於
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

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
管仲隰朋幸豎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曄
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
僭侈死於非罪亦可惜之

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讒慝曄同二
王亦承恩德吁哉僭踰不知紀極

舊唐書卷一百六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李林甫傳○李林甫楊國忠新書入女奴臣傳

楊國忠傳是日貴妃旣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

所殺○

臣德潛

按楊貴妃傳虢國至陳倉爲縣令薛

景仙所殺未嘗從入蜀也此顯誤

舊唐書卷一百六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瑤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琚

夏悼王一 儀王璿 潁王璿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瑑 義王玘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涼王璿

汴哀王璿

玄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
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璿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
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
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頴
王璿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
王環盧美人生信王瑄閻才人生義王玘王美人生陳
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涼
王璿汴哀王璿餘七王早夭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
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郟王開元四年正月遙
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大使三
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遙領涼州都督兼河西
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四
年拜司徒天寶元年兼太原牧十載薨贈靖德太子葬
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啓夏門內置廟祔享焉肅宗
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冊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
皇后備禮改葬於華清宮北齊陵以尚書右僕射冀國
公裴冕爲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

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侏爲嗣慶王除秘書監同正員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眞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十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仍勅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年改名鴻納妃薛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內侍講潘肅等並加級改職中書令蕭蒿親迎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瑛母趙麗如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

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爲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王之母亦漸疎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內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已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

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柰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旣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託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

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叅知玄宗意乃決矣使中官宣詔於宮中並廢爲庶人鏞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崇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瑛有六男儼伸倩佗備儼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玄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爲新平郡王光祿卿同正員伸爲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佗爲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瑤瑛琚之罪贈瑛爲皇太子瑤琚復贈爲王

棣王琰立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鄆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遙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遙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別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立宗云琰厭魅聖躬立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立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

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皆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立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爲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卽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僎爲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員僞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雋爲濟南王光祿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卽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鄂王瑤立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爲

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遙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宗開元二年三月封爲甄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爲榮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遙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

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于見子西原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爲郡王者二俯爲濟陰王太僕卿同正員偕爲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爲光王十五年遙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澁頴王澧壽王清延王泂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淮等十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爲陳王澄封爲翌王漙封爲亘王滔封爲汴王陳王巳下第四王幼未授官並置府官寮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官尚書

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寮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並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倨與鄂王瑤皇子中有學尚才識同居內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以母見疎薄嘗有怨言爲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爲惠妃見寵一生而美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爲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諡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宮中舉目見之

儀王璿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西牧其年改名璿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旣爲鍾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健爲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潁王璿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湮開元十三年封潁王十五年遙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璿安祿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託以潁王之藩

令設備供玄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璲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璲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緣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柰何踐之命撤去璲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贍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璲笑曰但爲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迓之拜於馬前璲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璲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爲圓所奏罷居內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子伸天

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員

懷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玄宗特加顧念纔晬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謚權窆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劔南節度尚書虛已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東南路及嶺

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採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
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
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以薛鏐李
臺卿蔡垆爲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
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
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將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
其子襄城王偁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
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使李
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
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寮品簡書來往應有常

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
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採訪李成式璘進至
當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
吳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
先使中官啖廷瑤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
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
瑤等結銑爲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
遂率所領屯于揚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
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埭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
將李神慶並以其衆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

之以徇江左大駭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于江津
璘與傷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
而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季康謙投于
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
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決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
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
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矣璘軍又
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
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
晉陵宵謀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

侃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遊弈于新豐皆因
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
騎奔告侃等介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
左右翼擊之射中襄城王首傷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
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
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爲江西採訪使皇甫
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傷等爲亂兵所害肅
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
元年見幸寵傾後宮頻產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

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巳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諸王宮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爲壽王始入宮中十五年遙領益州大都督劔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瑁天寶中有子封爲王者二人休爲濟陽郡王偓爲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加三百戶有至六百戶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

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戶聖曆初皇嗣封爲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戶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並賜實封三百戶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千戶衛王三千戶溫王二千戶成王七百戶壽春王加四百戶通前七百戶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戶通前五百戶安樂初封二千戶長寧一千五百戶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戶相王女爲縣主者各三百戶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戶太平至五千戶安樂三千戶長寧二千五百戶宣城已下各二千戶相府太平長寧安樂皆以七千爲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

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爲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戶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戶岐薛愛弟著勲五千戶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戶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戶皇妹爲公主者食封一千戶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戶皇女爲公主者賜封五百戶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戶諸皇女爲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戶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爲限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泐玢母卽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爲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愛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封爲延王十五年遙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玢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書監同正員倓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三月封爲盛王十五年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

等路節度支度採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
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御史中丞
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天寶末有子封王
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
中監同正員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倭爲永嘉郡王衛尉卿同
正員俛爲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瑄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爲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瑄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佟爲新安郡王太常卿同
正員倜爲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義王玘玄宗第二十子四也初名淮開元十三年三月
封爲義王二十二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玘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儀爲舞陽郡王太僕卿同
正員僂爲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渙開元二十三年七
月封爲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天寶末男女二十
一人封爲王者二人佗爲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倭

爲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豐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採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澁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橫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顛顛何所瞻仰

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冊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羣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佻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佻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恒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漣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

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湜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宮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閣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閣及至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閣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遷外藩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溫王重茂雖年

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頴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儀壽陳豐恒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宮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宮人每院四百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宮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

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宮
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
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
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荊州
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
守有儀潁壽延盛濟信義陳恒涼十一王扈從幸陝州
十二月從還上都璿之子天寶中封爲王者一人仍瀘
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璿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
月封爲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以其月薨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
琬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
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
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已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
謂自作孽不可追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
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贊曰螽斯之詠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
廢恩移至尊盜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
惜乎二盾不如仁人

舊唐書卷一百七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廢太子瑛傳十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

國子學行齒胄之禮○沈炳震曰按玄宗本紀加元

服在八年行齒胄之禮在七年當從本紀

瑛有六男儼伸倩佖備倣○新書五男無倣

舊唐書卷一百七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昉撰

列傳第五十八

韋見素

子諤益益子顓

崔圓

崔渙

子縱

杜鴻漸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
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叅軍歷衛佐河南府倉
曹丁父憂服闋起為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
為坊州司馬入為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
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

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糾長吏所
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
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
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敘平
允人士稱之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
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
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頽毀殆盡凡一
十九坊汙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
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
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

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
經事相王府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
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
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兇胡犯順不措
一言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
宗蒼黃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劔南旄鉞請幸
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
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
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

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宮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爲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王瑁宣慰賜藥傅瘡魏方進爲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錄參軍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劍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令皇太子後殿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

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疋乃以其綱使濛陽尉劉景溫爲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勲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別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祇供今有此綵卿等卽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別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祿大

夫進封幽國公與一子五品官是月皇太子卽位於靈武道路艱澁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卽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賫傳國寶玉冊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冊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祿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爲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冊

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冊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宮素聞房琯名重故虛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爲左相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僞濫上以兇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寰區未復員闕不多若摠無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

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戶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諡曰忠貞喪事官給子侔諤益哲侔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秘書丞侔子頌益子顓字周人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為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蔭補千牛備身自鄆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

中尚書左丞戶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垍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駕朋黨以專政柄而顓附麗之跡尤密頗爲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甚有奧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暉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昺爲京兆尹薦爲會

詞忠懇皆究理體立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宰臣房瑄又薦之卽日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府肅宗靈武卽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瑄崔圓同賫冊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絕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

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兆府司錄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弃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悅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

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歛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
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遷延縱之貨幣先
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
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
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
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其心不數
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訴儀制
皆付之僚吏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使屬兵旱之
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萬年丞源濠
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挫至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

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
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爲理簡易先
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戶縱始官備不
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歛以絕胥吏之私又
引伊洛水以通里閘都中灌溉濟不逮爲十一二人甚
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諡曰
忠贈吏部尚書縱孝悌修飭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
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
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
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顏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杜鴻漸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
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參軍天寶末累
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肅宗北幸至平涼未
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
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
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
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
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
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
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牋

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
涵賫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
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
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
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
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及至靈
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卽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
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採摭
舊儀綿絕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
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塲餘可其奏肅宗卽位

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涼州都督兩京平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荊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弃城而遁澧朗硤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歲餘徵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祿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永泰元年十月劔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

後邛州衙將栢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劔州衙將李昌夔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劔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圖道不喜軍戎旣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劔南節制表讓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爲劔南西川行軍司馬栢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旰爲西川兵馬留後大曆二年詔以旰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

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爲
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如故以
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
諡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疋粟五百石鴻漸晚年
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
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
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
多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玄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
廟筭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

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
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姦豪取其大位若
見素之孤直豈許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
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
諤才辯顛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
之才渙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
當官屢爲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
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
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爲非則不然矣且旰
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

非臧謀向討之卽爲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玄宗失德祿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舊唐書卷一百八

舊唐書卷一百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九

馮盎

阿史那杜佖

子道真 叔祖蘇尼失 蘇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爲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略隋開皇中爲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文帝勅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卽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

平授金紫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洗寶徹等並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隋官吏盜率兵擊破之旣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爲渠帥盜趨往擊之兵交盜却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多弃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或有說盜曰自隋季崩離海內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尅平五嶺二十餘州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盜曰吾居南越于茲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

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四年盜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爲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盜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吳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或東合州刺史徙封盜耿國公貞觀五年盜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盜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盜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後賞賜不可勝數盜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簿領詰擿姦狀甚得其情

二十年卒贈左騎衛大將軍荊州都督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爲拓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歛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社尒曰部落旣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武德九年延陁廻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之復爲延陁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

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陁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陁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陁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陁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尒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陁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內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卽受賞社

余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
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
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
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頻遭流矢拔而又進
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勲師旋兼授鴻臚卿二
十一年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明年軍次西突
厥擊處蜜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茲大撥換城虜龜
茲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
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
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卒贈輔國大將

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爲立碑謚曰
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
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爲
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
惠甚得種落之心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携
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
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因令
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
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
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

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卿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徧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勒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

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毀何力自稱已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

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恧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勅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

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旣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

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壻合親迎宜告延陔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卽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旣憂悶臣又携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陔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陔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爲主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

奏言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況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二十二年爲崑丘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訶黎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永徽二年處月處蜜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龍朔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于鴨綠水其地卽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趨卽渡兵鼓譟而進賊遂大潰追

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
詔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
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
知汝被誑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
曾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設特勒等同
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乾封元年又爲
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
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
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
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

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
壤城執勇健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
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
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
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
豹韜衛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
蕃仕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
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欵時定方繫左王
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

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柵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立擊之劉審禮之沒賊敬立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敬立因此得還高宗歎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

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爲大使又賞物四百疋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

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爲副追躡至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遙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沒尋爲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繫獄遂自縊而死常之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

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李多祚代爲靺鞨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旣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卽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

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東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
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戶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
少卿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
夾侍監察御史王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
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
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
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
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益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輦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

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
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
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覲曰多祚雖是夷人
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節愍太子
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
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
遂按兵不戰時有宮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
先鋒多祚子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總管思勗
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
籍沒其家睿宗卽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冊所稱感義

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廼心王室仗茲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姦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歿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

水壅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柵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絕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進兼本官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馬

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闕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絕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併力事漢若全軍沒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也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

馳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捧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遁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六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灃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

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為中軍關內行營節度王思禮為後軍戈鋌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紇銳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

賊營之背與迴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眾數萬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逐急應接迴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眾大敗走河北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號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

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鬪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兇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勲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

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輦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戶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

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徒大駭其後累戰

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陁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

舊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其
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歿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舊唐書卷一百九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阿史那社尒傳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
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沈炳震曰按始畢啓民
子蘇尼失兄子也云其父誤
契苾何力傳陪葬昭陵謚曰烈○烈新書作毅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